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二下

宋高宗十七

庚子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知信州黄仁榮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上曰信州亦須擇人昨宰臣捜水晶極擾人如林機尤無狀魏良臣等曰紹興初徐康國為浙漕進台州螺鈿椅卓陛下即命焚之至今四方歎誦

聖德上指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用何必螺鈿

上又曰往日宫殿幕帟皆文繡朕今並不用土木被文繡非帝王美事良臣等曰漢文帝所以稱賢君正由節儉也　戊申張九成復秘閣修撰知温州新知廣州陳璹知湖州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學者尊之上覽除目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璹本檜所薦後自桂州召來不向日遣去不曉其意時温民久困重斂斛米匹絹輸者率倍其入九成曰重斂以疲民二千石責也斗尺皆立定例民大悦

已酉樊光遠為祕書丞光遠以論事忤秦檜去國十六年上欲用為臺官故召　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嚞罷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謟事秦檜故驟為臺諫無一言彈擊奸邪無一事裨補時政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今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代筆故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甲而富貴之家子弟常

竊巍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秦檜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科甲而知舉考試官皆登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伏乞申嚴有司革去近弊如知舉參詳考試官乞臨期御筆㸃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從之　癸丑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説書自秦熺侍經席講讀説書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

丙辰執政進呈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張浚于内

艱上曰士大夫起復非美事所以敦孝行厚風俗惟軍中人乃可耳　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左奉議郎王復知臨江軍二人皆秦檜時為御史至是出之　楊樸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是日沈該進呈蜀中人才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是餘事　庚申夜雷　癸未權尚書工部侍郎丁婁明罷以侍御史湯鵬舉奏婁明徒以秦烜之妻父遂躐清要四方不服故也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黄唐傳復徽猷

閣待制唐傅為呂頤浩所喜故秦檜久抑之　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故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故責授濠州團練使鄭剛中並追復資政殿學士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宰執以刑部狀進呈上曰遷謫之人自郊祀赦降及節次檢舉盡行牽復士大夫翕然稱快魏良臣曰陛下深仁厚澤貽及漏泉天下幸甚上諭魏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輕外重內親

民之任莫如縣令若取其有治狀者陞擢之則人皆盡心良臣等曰祖宗故事不曾歷三任轉運不得除三司正欲其歷練上曰如從官須是曾歷外任宰執皆自此選若練達國事通曉民情則事事便可裁決　新通判嘉州黃貢改知綿州貢舉進士為四川類省試榜首用鼎甲恩授職官終更例當改秩時秦檜當國或勸以姓名自通貢曰進退有命枉道何益徑從外銓調嘉州州學教授用舉主考第改官從官二十年始得郡倅及是

沈該以其名聞乃有是命而貢已卒矣　新通判彭用虞允文改知渠州　丙寅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為監察御史上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並為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淩哲為臺諫察官具員近世所未有　新州編管人曹泳移吉陽軍編管　戊辰執政進呈諸州除免黃河竹索錢因及鄭作肅昨因乞蠲免竹索錢宰臣見怒致臺臣論列取勘上曰君相之職本以為民民間利病豈可不理又

進呈户部供具到諸路拖欠紹興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錢物欲行除放上曰若只倚閣州縣㑹緣為姧又復催理擾人即與除放甚善已巳詔江浙荆湖諸路紹興二十二年已前未起諸色錢物租税等其形勢并第二等已上有物力之家見欠數因並與除放如巧作名目催理者監司按劾取旨重作施行　庚午進呈近來士風委靡謟諛奔競至有已得差遣而累求換易不量資序而超躐干請者上曰風俗人才正當今急務似此之人

可具名聞奏當議黜責　二月甲戌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罷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為省試參詳官私取秦塤且素無廉聲巧貪富貴故也　乙亥上曰近滎州守臣費庭論蜀中隔槽酒甚擾民當是時張浚趙開以軍興窘於財用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内外無事自合更也魏良臣曰已令鍾世明詳之矣上曰須下本路漕臣方能盡其利害上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稱提之説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

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　己卯詔諸路州軍以前舉解試流寓終場人數紐計及土着合取放一人之數即與添解額一人或更分及流寓人少以土着所解人十分為率及三分亦解一人並通立為額已後人多不得過今舉所取之數　庚辰上曰朕聞蜀中銀比江浙間過一倍如劉晏掌邦計懋遷有無低昂適中方是理財之術可令有司措置毋致枉費　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知鬱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雷

化等州民間納苗多令折銀擾民為甚欲令並納正色
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
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可以資國用　乙酉詔林一
飛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一飛既罷乃使其族人進
士東投匭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侍御史湯鵬舉面
奏禮為忠賢設使其姦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
示典刑為天下後世之戒上謂大臣曰朕每覽封章若
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雖涉狂妄亦不欲罪其人

蓋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今東書用意如此言路既有論列亦豈免行遣乃責一飛監髙州鹽税東英州編管

丁亥以監司多闕命侍從臺諫各舉嘗任知通治狀顯著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與不職者與同罪　庚寅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知紹興府　甲子國子司業王大寶乞委諸路監司覈實月樁名色立為定額及折帛錢量與裁減以恤下户上令户部看詳因言大寶近又請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延人主

壽為言朕謂人主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力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此為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　直祕閣辛次膺知婺州北使之議和也次膺上疏不報即請奉祠歲滿不復再請閑十二年忍窮如鐵石上始親政即除知紹興府未上會魏良臣出鎮於是改命　丙申侍御史湯鵬舉言新添差通判秀州王㬉

寄居撫州恃勢作威郡守監司聽其使令如役僕隸毒流一州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專以仁恕為本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犯贓者不貸可令刑部約法重作行遣　庚子王曮送建昌軍居住呂愿中封州安置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曮以宰輔親黨妄作而愿中知復州日強買部民玩好古器納於大臣遂得進擢故併謫之　三月壬子三省言太學生係二千人為額闕在學不及三百人欲令禮部措置上曰學

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最多實由仁宗養育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難得可如所奏　甲寅詔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使典掌機務今邊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　乙卯侍御史湯鵬舉論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王歷檜之妻弟也寄居臨州役使守令聚斂貨賂公私被害江西安撫司參議官王墨卿熺之先生也摇唇鼓舌誑惑衆聽招恩市權詔並罷之　丙辰詔諸路轉運司所差發解試

官務在盡公精加選擇如所差徇私及庸繆不當仰提
刑司按劾御史臺禮部覺察聞奏　新通判湖州佘佐
主管台州崇道觀龔釜並罷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二
人因交結王會與秦檜管莊苟賤無恥故皆黜之　丁
巳詔淮南邊州有未可起稅處令漕臣保明與放十年
時諸州民户全未歸業每歲旋乞展免起稅朝廷慮其
農種不時故特蠲之　巳未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
卨參知政事　庚申執政奏銓試院獲到懷挾者三人

上曰銓試乃出仕之始將來官顯皆自此擢豈容冒濫
當依法行以戒後來上又曰自來士人許帶韻略多緣
此雜以他書乃詔今後韻略及刑統律文等並從官給
時試院吏卒於交卷啓關公然作弊後三日執政復以
奏上曰此豈可不治近闈試院整肅士人極喜自此實
學者進而寒畯之士伸僞濫者革而僥倖之風息矣
癸亥侍御史湯鵬舉言尚書右司郎中兼權戶部侍郎
鍾世明便僻側媚見李椿年為經界遂投名為幹官見

徐宗說與秦檜管莊遂諂奉宗說得尚書郎見丁禩往大平州修圩遂交結丁禩與之同往既歸乃奉使四川還爲浙漕又事曹泳泳敗附魏良臣復除都司兼權侍郎良臣既罷世明慢罵萋菲略無操守祠部員外郎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岩霄嘗任秀州學舍爲秦檜父立祠堂作記獻頌叨求進取於是二人皆罷

甲子三省奏内外闕官上曰既闕官卿等可略舉所知自來多以親故爲嫌止不當如秦檜若非親故何由

悉知其所為但無私心可也遂詔除侍從兩省各舉所
知　乙丑詔近年士風寖薄儒户挾書代筆傳義靡所
不為負國家選舉之意豈所望哉自今委監司覺察重
寘於法務在必行　東平府進士梁勛特送千里外州
軍編管勛伏闕上書論北事甚詳且言金人必舉兵宜
為之備尚書省勘會前後累降指揮禁止不許伏闕今
勛不遵約束故有違犯輒妄議邊事理當懲戒故有是
命　丙寅詔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

而已豈以其存亾而渝定議耶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召張浚者其情益疑參知政事沈該乞特降詔書具宣此意万俟卨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

大事記曰秦檜以十八年之久呼儔引類盤據中外一檜雖死百檜尚存安石雖退居鍾山而所任王珪蔡確即安石之黨章惇雖去位而所任曾布李清臣之徒即惇之黨也上雖親政而所任沈該万俟卨湯思退魏良臣即檜之黨也沈該万俟卨本檜之鷹犬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衡私取檜之子孫者也良臣即檜往來於金定和議者也檜之身雖死而檜之心未嘗不存張趙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檜所欽之小人

日多故自檜死後金頗疑前盟不堅為之禁妄議和好以信金為之重竄張浚以悅金何異於檜之為也

夏四月己卯上曰昨詣景靈宮朝獻見武學頹弊亦全無士人文武一道今太學養士已見就緒而武學幾廢恐有遺才祖宗以來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兵部速條具以聞　丙戌詔祕書少監楊椿著作佐郎趙逵周麟之同共編修神宗皇帝一朝寶訓　戊子先是尚書省言諸郡解額多寡不均詔禮部參酌均定中省取旨及是進呈上曰解額窄處自當量與增添寬處却

不可減皆欲優之也　庚寅詔京西淮南販買耕牛與免稅三年用三省請也上曰關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麪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　癸巳詔武學學生以八十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内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為額　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執政奏事上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

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蓮之雙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謂惟年穀登可以為瑞得真賢實能可以為寶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何益於事　丁酉上謂執政曰卿等接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病因亦可得人才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該

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智勇絶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臣輒條具六科以備采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顧坐謬舉之罪詔吏禮部討論至是行下　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

不能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為吏者有放意鬻獄之幸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欲望特降睿旨應今後諸州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不得一例奏裁從之　戶部尚書韓仲通言今斗米為錢不滿二百正宜積穀之時若別置倉廩貯積以一百萬

頎為額遇有水旱助給軍食減價出糶實為經久之利從之仍以豐積為名　禮部言今科科舉欲並依舊法其鄉飲酒禮願行於里社者聽從其便從之　五月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為尚書左僕射万俟卨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知婺州辛次膺升秘閣修撰上因曰用人當盡公道若以私意喜怒取人則真材實能何由得進邪　甲辰簽書樞密院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丙午起居郎吳秉信舍人王綸並試中書舍人

中書不除舍人者近十年至是二人始有此授　戊申詔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

辛亥言者論近年以來朝廷節取放免米麥菽豆柴薪耕牛力勝等税錢而不曽與減退税務課額欲將税務年額量與減免却重行裁減收税則例上曰此説極有理如米麥之屬民所日用者既與放免若不量減年額則巧作名目重歛以求數數反為民害可依所乞令户部措置立法　甲寅右朝請大夫李邦獻為荆湖南路

轉運判官邦獻知撫州還入對言近年用事之臣險愎狠忌凡登對臣僚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詢訪陰即中傷是致臣下所陳類皆不切之務畏禍甚者至託疾在告望申飭臣僚凡有所聞盡言無隱從之遂有是命上覽除目因謂大臣曰近緣遴選監司諸路稍稍有按發官吏不職者罰不患乎不行但賞典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顯著者令諸司共奏當議褒獎如增秩賜金之類或與陞擢有賞有罰則善惡知所勸沮矣　丙辰

尚書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右僕射万俟卨兼提舉實
錄院先是秦檜以監修兼提舉自該卨並相始分監修
及提舉為二至今因之該謂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有
非王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上即位至
今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　甲子御史
中丞湯鵬舉乞申嚴福建廣東沿海銅錢出界之禁從
之　己巳前特進張浚度金人必敗盟是月上疏曰今
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

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有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省　六月癸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總攬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久任責以治效正當今之先務輔臣進呈上曰此在慎擇監司監司得人舉刺公則郡守之職自

振矣由漢以來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賜金正不欲數易久任亦不可為定制沈該等曰欲令監司帥臣同共攷察課績列銜保舉再任仍令尚書省置籍上曰如此甚善　甲戌宰執進呈祕書省校書郎黄中面對劄子言自頃大臣用事屏棄忠良私昵憸人布在郡縣不復以民為意自陛下一新百度監司郡守出於親擢謂宜取法祖宗精選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令徧歷郡縣凡百姓之疾苦獄刑之寃濫財用之蠹耗官吏之

貪汙苟且與夫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者皆得條具以聞

上納之乃詔諸路監司躬歷所部詢訪廉察條具以聞

當議黜陟　御史臺言因言章及告訐編置居住人曹

泳等未見申到貶所乞令所在押發稽留者抵罪從之

丁丑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　戊寅沈該等奏

今次科舉臣等子弟親戚並令歸本貫就試因進早檢

會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邴中第邴乃翰林學士承

旨穀之子遽命中書覆試上曰往時秦塤中甲科所對

策叙事皆檜熺語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

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貢院遵依咸平二年三月詔

旨所試合格舉人内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聞

史臣曰建炎初策士一委有司不以一人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

二名 乙酉祕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葉謙亨面

對言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

術粹駁繫於有司去取之間天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
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願
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上曰趙鼎取程頤
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
丁亥流星晝隕　戊子新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
辭言監司以互察為名取索他司職事因而騷擾乞戒
飭上可其奏因曰邊方正要卿發摘姦贓選舉循吏凡
有便民事可直奏來　丙午皇后宅教授林同言太學

養士千餘人而月試人數或不及五之二良由知以科
舉為優不知以舍選為重如此則與方州取士何異恐
非國家立學校之本意也欲望特降指揮諸州教官惟
許上舍登科人注擬庶幾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選為榮
詔吏部看詳申省　秋七月壬寅御筆蠲放民間一年
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匹内十二萬匹令内庫支給本
色以惠細民沈該等言昨降指揮止為免丁錢今陛下
欲併與丁絹及綿全行蠲放聖恩寛大百姓蒙被實惠

上曰不惟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曰只如今日蠲放民間丁䌷便可召和氣致甘澤　丁未夜彗出井宿間戊申宰執進呈次上曰朕當避殿損膳以答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情疾苦無由上達可降詔述此意許士庶實封言務盡應天之實　詔今後選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注知縣縣丞差遣奏補承務已上人並須實歷親民知縣縣丞二任方許關陞通判言者論貴遊子弟干求堂除便用堂官差

遣理當親民故也　庚戌尚書左僕射沈該屬以星變引咎上曰天象亦有常數此亦無益但思所以應天實德以消天變可也該曰臣等當協心講求闕失民間利害聖慮所及亦乞宣諭臣等奉行上又曰據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間遠近耶　御史臺主簿李庚言國家立薦舉之法將以搜羅人才激勸士類嘗聞謝泌居官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今日老臣又為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負君上如此比年以來

士大夫經年不剗一奏以待權臣不時之須閣部不舉一人以為子孫換易之地甚至闕陞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如市賈然是以廉隅之吏絶意於榮塗而姦贓不逞之輩侵漁公上掊斂百姓日營包苴之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明立法禁應買賣舉狀之人取者予者各坐贓論詔令有司立法其後刑部乞依薦舉受財法施行從之　癸丑詔臣民封事及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件言刑獄財計者各委本部看詳餘並委中書舍

人吴秉信王綸權給事中淩景夏仍添差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分輪看詳務要詳盡　乙卯沈該等言夜來星象全然退減陛下尚未御正殿臣子之心實不自遑上曰雖漸次消弭朕方憂懼恐未須如此當與卿等交修不逮上荅天戒耳上又曰往時士子或因上書忤秦檜意抑往本貫或他處聽讀不曾檢舉施行該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　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謚忠肅先是上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

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無非尊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背經悖理甚矣理宜賜謚以表之　丙辰夜彗星沒　丁巳宰相沈該率百官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表三上許之　戊午詔近令諸路監司守臣條具便民合行寬恤事件提點刑獄官親行決獄緣四川去朝廷遠尚慮奉行滅裂致實德不能及民可令制置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

催督如奉行弗䖍按劾以聞當重寘典憲　辛酉夜天
雨水銀　八月壬申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俶轉對
論差役事上曰自有成法不須更改今朝廷法令無不
具備但當遵守比來輪對及之官得替上殿官多是無
可奏陳致有率意欲輕變成法有司看詳尤宜詳審朕
觀漢史曹參遵蕭何畫一之法而漢大治蓋何所定律
令既已大備若徒為紛更豈所謂治道貴清静耶　癸
酉程昌時知桂陽軍代還論州縣科配被於細民而不

及於豪右上謂大臣曰科敷不均最爲民害出榜之説
朝廷累有指揮唯是官吏爲姦恐民間盡知數目不得
而欺隱所以不肯出榜耳上又曰臨安民有納本户絹
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户不肯交朕令人
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
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也　乙亥右正言淩哲論
改官之弊憸巧之徒多行賄賂薦章一紙隂求先容有
費及五六百千者欲革而正之以增考第減舉員爲救

弊之術上謂大臣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於贓罪則不貸葢以贓罪害及衆不可不治故在法所舉之人犯贓舉主當與同罪然自來不曾舉行故人不知所畏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者必與施行則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源如此臣等謹當遵稟　詔秦塤鄭時中秦焴秦焞沈興等所帶階官並易右字曹冠周寅鄭縝並駁放先是淮東提舉朱冠卿應詔上書論故相

當權私於子孫私於族里親戚私於門下憸人𢧐夫濫竊儒科復占省額乞於曹冠等八人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卻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令舉額詔侍從臺諫看詳中丞湯鵬舉言冠卿所請委得允當但以有官人赴試者合帶右字如無官人赴試者合行駮放庶協公論故有是旨其後又駮放曹緯一名　辛巳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憲直祕閣新知秀州張偁為兩浙路轉運判官壬午上諭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召至

堂中面諭與近屢降寛恤事件令遍詣所部税賦之足否財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訪聞如有奉行弗䖍職事不舉者並按劾以聞庶幾可以警動諸路使皆知所視傚　癸未宰執進呈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三十文上曰昨聞淮南米賤朕恐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以惠民今米價如是則未須急候價減每石亦不下一千至時若户部無錢朕當自支一百萬緡令收糴也　甲申言者乞令侍從官考察

縣令政績上曰此不須行侍從何緣遍知縣令能否兼已委逐路監司考察聞奏矣上又曰大率賞罰須當並行政治顯著者即與陞擢無狀者即與降黜則善惡知所勸沮　乙酉沈該等奏今歲科舉極整肅有傳義挾書者扶出上曰朕於此事極留意異時宰執侍從皆由此途出若容冒濫所謂拔本塞源也　己丑詔蠲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後至二十年終積欠内庫折帛錢二百三十三萬餘緡絹二十萬七千餘匹以守臣張燾建言

累政以來積年拖欠歲久無所從出上特恩也　辛卯參知政事程克俊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左朝散大夫景䕫言四川虚估之數詔户部看詳來上後二日宰執進呈次上曰景䕫所論須量與減損若令看詳雖行下數十次何益莫若便令總領所契勘合蠲減數目具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即位以來如土木玩好邊事錫予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　甲午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張綱參知政事　丁酉宰執進呈右正

言淩哲論上饒知縣李維柜不法上令放罷取勘上又曰近監司殊不舉職州縣官有犯臺諫論列得實監司亦不加罪自今有犯監司若不按發並當行遣或降官或罷任使之知畏諸路行遣三兩人即無不舉矣 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為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

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曰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　詔自今州縣官贓私不法監司失按察者令刑部具名取旨　辛丑沈該等奏安南人欲買撚金線段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上曰華侈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絶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為泥甚可惜天下產金處極難得計

其所出不足以供銷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絶須申嚴行之　詔增置太學正錄各一員

乙巳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初潼川府轉運判官王之望被朝命措置銅山縣銅事乃籍匠户置場烹鍊僅得五百斤之望乃請歲以六千斤為額遇閏增五百斤從之　壬子詔諸路監司守臣條具到裕民事令給舍看詳以聞　癸丑右朝奉郎鄒栩追毀出身除名勒停送吉州編管栩知處州犯入已

贓為右正言淩哲所按法寺當流三千里宰執以獄上

上曰是入已贓否沈該曰據按是入已栩乃浩子上曰

浩元祐間有聲稱其子乃爾遂慼頞久之曰既犯贓法

不當赦可特免真決仍永不收敘上又曰朕觀祖宗時

贓吏多真決邇來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檢坐祖宗

朝行遣贓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皆知祖

宗立法之嚴自後有犯當依此施行必無少貸甲寅尚

書省檢會天聖紹興真決贓吏指揮詔刑部鏤板行下

戊午詔自今用舉士改官闕陞人令吏部置籍被舉人犯贓其舉官具名取旨施行如已被人論訟及他司按發臺諫論列即不許旋行首舉上以吏徇私受賕妄舉者衆故條約之　庚申知臨安府蔡嶷請對上謂大臣曰朕當諭以束吏姦即還商賈物貨及木植價錢勿留民訟如見得曲直即當面裁決其他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用片紙亦不責其供應況該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於此三者陛下愛民如此天下幸甚　甲

子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祖宗舊制樞密院奉聖語則副使錄之比歲不舉行欲依舊制閣語恭即書記同時政記上進降付史館從之　丙寅上謂沈該等曰大理寺人命所繫近聞吏多受賕最為不便不知請給比京師如何若祿薄須量增然後可責其守法已而戶部言欲據見請十分為率量增三分上可之　戊辰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傳乃老姦宿贓祕而藏之以舞文弄法貪饕貨賂而已不用法而用

例古來之闕也若刑部之所以斷罪吏部之所以馭吏最為劇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者伏望明詔吏刑部條具合用之例修入見行之法以為中興之成憲從之後四年乃成　冬十月辛未沈該等奏近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畢仰見陛下儉德上曰賞賚何必許數如此撙節歲中自可省數百萬緡該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天下幸甚　癸酉知隨州田孝孫直祕閣以京西諸司言其公

廉儉素流移安業也是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正同入對言縣令之職最為近民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諸路監司採訪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幾威惠兼行人知勸沮上曰卿言正合朕意早方有一郡守為監司所薦已令除職因任仍俟更終陛擢之矣　乙亥詔以蜀去朝廷遠郡守尤須得人令監司帥臣各舉知縣資序以上堪充郡守者二人制置總領提舉茶馬各舉三人犯贓及不職與同罪令尚

書省置籍　甲申沈該等奏昨日進安奉皇太后回鑾事實禮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能承順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别無使用自不須許多禮物皇太后今年七十七歲而步履康健如五六十歲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臣留正等曰顯仁皇后躬儉節用出於天性中外之人莫不聞之如有司進金唾壺則曰宜易以塗金宮中燕飲用伶官纔三兩人所予緡錢無幾歲進金帛帑積已充牣而一銖一縷不妄用此自古母后所未有之盛德也而我太上皇帝且能曲意以順承之雖以朝廷大慶奉慈寧萬年觴而有司禮物皆卻而弗

受噫兩宫之間慈孝相承而加之以恭儉宜乎天人叶相而享天下之盛福也

丙申宰執進呈秀州守臣鄧根按崇德知縣林善問不法科借折帛錢事詔罷善問仍取勘上曰科借錢若一一在官猶可恐因而入己大抵贓吏最為民害今後須盡追贓物不然自謂雖得罪猶不失為富人無所憚也　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令永州居住俟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慮金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

謂敵可信蕩然莫之為備沈該万俟禼居相位尤不厭
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茍塊不得不為上終言之乃復
上奏大略言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耳幸而
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
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敵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
痛心臣願陛下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
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
理万俟禼湯思退見之大恐以為敵未有釁而浚所奏

乃若禍在年歲間或笑以為狂御史中丞湯鵬舉即奏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書豈復能為國家長慮却顧徒以閑居日久惟幾復用耳故有是命　閏十月丙午詔廉州歲貢珠雖祖宗舊制聞取之頗艱或傷人命自今可罷貢蜑丁縱其自便翌日上謂宰執曰朕甞讀太祖實錄見劉鋹進珠子馬鞍太祖知鋹所採珠子甚多日役蜑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謂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故特令罷

貢以為一方無窮之利　己酉劉伯英特勒停送連州編管以右正言淩哲論其諂附秦檜在江西湖南贓濫僭侈也　辛亥尚書省請以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後朝廷所行寬恤事件編類成冊鏤板頒降從之　壬子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於衡州寅既退居乃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論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論甚正葢以蔡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其書今行於世　甲子尚書吏部郎中孫道夫試太常少卿道夫入對論蜀中税絹之

外有和買有預俵又有激賞而蜀民尤以激賞絹為苦
挩米之外有遠倉有和糴又有對糴而蜀民尤以對糴
米為患以至鹹泉退縮鹽額頓虧酒徒零落課息欠少
破産失業比比皆是有司務增茶額以求羨餘禁繫山
氓使輸虛息欲革其弊維捄焚拯溺不足以喻其急也
上感其言詔制置使司相度聞奏而道夫有是命　十
一月甲戌權禮部侍郎辛次膺言今諸路歳入數目實
多使有以理財而其入無欠有以節財而其出有節則

豈特財用充足益將儲蓄沛然有餘矣顧詔左右司同戶部取朝廷一歲中出入之數其入數拖欠失陷者嚴立譴罰其出數則更加裁酌立為之數不得增添上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因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從裁省今便當撙節不可妄費遂令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俁大理少卿陳章同措置　壬

午上謂大臣曰近太學試補弟子員中程者詩賦多而經義少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請俟省試畢上可之　丙戌尚書省言被㫖裁減吏額法行當自近始乞裁定三省樞密院近來所添名額於是六曹寺監百司各以舊額及新置人數來上朝廷悉加裁損焉　癸巳吏部員外郎王希亮言國家取士詞賦之科與經義並行比學者去難就易競習詞賦罕有治經至於周禮一經乃絶無有望自今經義文理優長合

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材不足之數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為率不得過三分從之　十二月癸丑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重修貢舉敕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　甲寅罷江淮等路提點坑治鑄錢司以其事付轉運司　己未宰執聞進呈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陳惇趙迪之貪暴無恥上曰朕見人才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諭臺諫以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庚申上謂大臣曰昨下詔

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時應詔者甚衆而後省以教令所删定官杜莘老新黄州州學教授潘慈明為首乃各循一資　秘書省著作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黄中言恩平郡王講禮記終篇詔令講易時王府官龍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之過從觴詠中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蒙其力而中獨不徙官

辛丑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戊子詔侍從各舉宗室京朝官材識幹治者二人特與引對　初朝廷歲於江浙湖南福建諸州市軍器物料而州縣以無本錢率於人戶物力錢上敷納民甚苦之甲午詔皆以縣官錢償其直　乙未詔兩省臺諫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令禮部具名以聞自是遂為故事　二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並令兼習經義詩賦内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為定制　壬寅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

天民劾信州守臣周葵不恤郡政上謂宰執曰大抵元
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為之今周葵止因
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
不職與宮觀宜矣　甲辰詔試中武學生依監學例給
綾紙　丁未權尚書禮部侍郎辛次膺試給事中自巫
伋遷後給事中不除者七年　張子華除名勒停送萬
安軍編管仍籍没家財子華嘗提舉廣南市舶言者奏
其贓汙不法遣大理寺丞莫濛即廣州鞫之法當絞故

有是命　禮部貢院奏應博學宏詞科左迪功郎周必大合格詔堂除建康府府學教授普安郡王見其所試以爲有掌誥才大善之　壬子宰臣沈該等言太廟仁宗英宗兩室前柱生芝草欲率百官拜表稱賀許之　戊午御史中丞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爲臺官凡一年有半所論皆秦檜餘黨他未嘗及之　三月己巳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並先注知縣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涉歷親民實爲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

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葢親民則能
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
親聞玉音誠可謂萬世法也遂從之　丙子宰執進呈
從官所舉人材詔並赴行在　詔兩省官依侍從薦所
知　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御筆宣
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以稱朕
取士之意時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為對閻安中策言
太子天下本臣願陛下斷自宸衷蚤正儲位以係中外

之望詳定官定十朋為第九編排官孫道夫奏其詞語
鯁切上覽之前三日謂大臣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
正尤多切直自此人才極有可用翌日又謂大臣曰昨
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
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銷金鋪翠朕累
年禁止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獻翠
毛五百尾朕未嘗用當焚於通衢湯思退進曰陛下旌
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皆盛德事時上臨御

久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
爲請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遂賜王十朋等四百二十
六人及第出身始蜀人之未集也上數有展日之命沈
該奏天時向暄恐陛下臨軒不無少勞乞一面引試後
有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其高下上不許曰三年取士
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名至安中及第三人雙流梁
介上連舉首謂該曰如何該大慚悚　丁亥特奏名進
士李三英等三百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

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應熊武藝絶倫且試南省為第一人上謂大臣曰今次魁選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

詔自今宫人以銷金鋪翠為服飾者令會通門譏察犯人追賞錢千緡經手轉入皇院子等並從徒二年科罪用王十朋之言也　己丑詔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碩虁路激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有竒又減茶引錢九十五萬餘緡上謂宰執曰前日下

有司詳其事正欲知向後兵食無闕使民被實惠若無以善後恐又別有改更非所以裕民初講利害想四川之民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矣　辛卯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万俟卨薨　甲午除民間買賣耕牛之稅　夏四月庚戌宰執進呈趙逵所薦士上曰三吳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中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無由得知前此數年蜀中仕宦者例多隔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檜專

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沈該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薦舉已得旨隨材召用上曰甚善　壬子權尚書刑部侍郎張祁降一官放罷先是祁奉詔薦主管官告院鮑譽召對而人才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諌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　己未玉牒所進呈太祖太宗魏悼王三祖下仙源類譜　壬戌進呈閤門祗候趙應熊擬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上宣諭曰朕觀應熊所試弓馬文

字皆有可採可謂有用之才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准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曰善　五月丙寅敷文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特轉左朝奉大夫落直字上以振治蜀有聲執政請進一職遷四官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蠲減重賦蜀人安之近薦武帥又皆得人可除直學士　戊辰上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當以民事為意監司郡守不可不得其人輔臣進呈湖南轉運司奏知

長沙縣常禋名臣之後修潔自持束吏愛民衆所稱譽詔進禋一官俟任滿與陞擢　壬申上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錦繡帟幕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極喜近又減四川民輸至一百二十餘萬民力必稍寬矣　癸酉興化軍免解進士彭與進所著周易解義及神授圖大極歌詔特補下州文學己卯新明州州學教授鄭次雲入見奏請守令闕則擇清望官臺諫闕則擇郡邑循吏為之上謂大臣曰朕用

人正欲內外適平如監司守令治狀顯著不必一一名來當賜秩賜金且令久任遂以次雲行國子錄　六月戊戌西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年時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是又將取於民請於朝留其半比卒蜀人思之　甲辰宰執進呈秘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轉對言仰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厲精求治常慮萬事之幾不能徧燭首

舉舊章每遇起居日俾百寮轉對陛下厲精庶政無異於神宗之用心故百寮轉對至今行之未嘗廢也然而二十年間大臣專恣好佞惡直一時習尚往往以言為諱凡所建明不過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已如神宗皇帝所以詔告丁寧益未之有也臣謂陛下宜追述神祖之意特降詔書申飭在位自今以往應轉對之官有所開陳要在竭誠盡忠切於治道毋得蹈常襲舊排摭細微以應故事然後陛下觀其人擇其言而為之虛心訪問

俾得以盡其情實積日累月庶幾有補於萬一則舊章不為虛設矣上覽疏曰中所論極當大抵轉對之法恐朝政闕失民間利病有不得上聞者皆當論奏自秦檜當國轉對之名雖不廢而所輪者不過大理寺官數人𢭏摭細微姑應故事而已初無鯁切有及於時事者如此則繆悠之談何補於國今中所言頗合朕意可令士大夫知之　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壬戌祕書丞楊邦弼校書郎陳

俊卿並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為學官多所裨益一日普安郡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秋七月庚午王師心言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戾法不顧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自弭矣上覽疏謂宰執曰茶鹽禁榷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

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姑遵舊制可也　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但付之漕司議者以為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鼓鑄欲出戶部錢八萬緡為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為額即不得復以舊錢代發從之　江南西路轉

運判官黃仁榮知衢州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楊沂移江西路上覽除目曰監司守臣席未及暖已輒更易不惟迎送勞費而官吏軍民於刑敎獄訟亦莫知所適從自今悉令久任　辛未下詔戒敕汚吏　癸酉下詔戒飭監司郡守舉劾守令毋得觀望當路狹情徇私有賞有罰朕當信而必之　丙戌御藥院言永祐昭慈等欑宮帝后生辰酌獻所用鋪翠鏤金花乞以藥玉葉漆金紙代充從之時上禁銷金鋪翠甚嚴自禁中始　八月甲

午三省疑京西轉運副使霍蠡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蠡有風力必能為陛下辦事但京西難得其人聞知鄂州熊彦詩久諳軍中事可以除代上曰蠡歷官多年在京西尤鎮静彦詩累任郡守此二人皆可用朕思今天下無事惟在留意監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商確人才朕謂雖未盡得人將見十得七八矣誠之曰臣獲與廟堂末議雖迂愚無取至於進擬人才實不敢萌私意上曰朕用卿為執政已及一年卿見朕聽斷之

際曾有一毫私意否誠之曰陛下無私如天地臣夙夜奉承實千載之遇也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丁酉詔重修宗學用宗丞吴景偲請也　辛亥詔諸路換給不盡僧道度牒並納禮部用三省請也上曰昨權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纔萬人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猶有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爲僧且一夫受田百

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有意絶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己未湯鵬舉奏前日罷坑冶鑄錢司歸諸路轉運司必能就緒上宣諭曰此一事朕詢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疏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可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　庚子詔置提領諸路鑄錢官於行在命侍從或卿監一員置官屬二員　九月癸酉參

知政事張綱罷知婺州　吏部尚書兼侍讀陳康伯參知政事　戊寅詔淮南京西湖北路州軍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内藏軍紬絹錢帛可並與蠲免日後合起發數目令逐路提刑轉運司官親巡所部度量事力開具的實合發納分數以聞自來年始先是諸路久逋内藏庫紹興甲子以後合發上供錢帛上欲悉與蠲之以諭宰執沈該曰昔唐玄宗有云朕雖瘠天下肥矣大哉王言此所以致開元之治也朕有取焉朕約於

奉已內帑未嘗妄費一金邊郡所欠故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　癸未夜雷　乙酉新知漢州于霆入辭上曰蜀中地遠卿至官有民間疾苦利病一一奏來仍須速行不宜緩也　丁亥秘書省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散佚望酌景德故事命禮官及秘書省取祭祀之式勒成一書目曰紹興正辭錄以為彝制從之

冬十月丙申上曰朕在京師時惟開封府頗類外官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干以

私者自渡江以來大理寺治獄官吏極有姦弊至於容情請託賄賂公行玩習既久理宜懲革　乙巳以講筵讀三朝寶訓徹章燕儒臣始用化成殿樂侍讀王師心因講畢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為萬世子孫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頗摘切於治體者讀之　己未上謂宰執曰近臣僚獻利害往往各述已見未必知有無見在之法自今宜

令有司講究詳審無輕改祖宗成憲湯思退等曰臣僚奏請不惟未詳條具固有便於一方而不可行於天下豈容輕議改法當依聖訓行之　辛酉詔四川制置司總領所轉運常平司各具所部州縣有無旱傷聞奏如有旱傷即行減放仍以舊宣撫司樁積錢米賑濟之

十一月癸亥朔詔減福建路轉運司鈔鹽錢每年八萬緡初提舉常平茶鹽事張汝楫乞行鈔法上問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如何誠之曰閩中山溪之險細民冒法

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無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則有虧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户酒前日欲摧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漕司及州縣稍紓不復抑售於民矣　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旦使孫道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道夫既至敵廷金主亮詰以闗輔買馬非約始欲敗

盟　已卯刑部奏百姓張璘等用藥殺人劫取官綱公事上曰此罪當死古者用刑貴情法相當祖宗以來好生之德間有用例貸死刑者然不可為常苟當死而不死無以禁暴戢姦恐殺人愈多非愛民之道也辛巳右正言何溥請特名大臣毋庸數易郡守上謂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昨因近臣薦除監司至春間往往當替欲於卿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

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上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矣　丙戌進呈給事中賀允中封駮吳國長公主女夫直祕閣鄭珙陳乞轉官添差浙東帥司參議官事上曰命下逾兩旬鄭珙已被受差遣敕矣宰執退召允中至堂面諭聖旨允中申執所見不欲中易翌日再進呈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所降轉兩官指揮更不施行　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免辭謝以殿中

侍御史葉義問累疏論其罪尋詔落職　己丑宰執進呈次雪大作沈該等稱賀上曰前此久雨深以為慮幸而穀價不至騰踴今得此雪來年二麥必大豐稔也

十二月乙未權吏部侍郎凌哲以湯鵬舉所薦不自安乞守小郡上曰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臣留正等曰元祐相司馬光盡取熙豐之政與其人而更新之天下至為相賀而程顥獨有憂色蔡確新

州之竄一時大臣有名望如文彦博呂大防臺諫知大體如劉安世范祖禹皆以為當然而范純仁獨為之慨然曰縉紳之禍自此始矣夫成敗興廢天也君子能為其可為者至其不可為則安之以俟命而已固奚暇他顧然獨不觀諸水乎順而導之則行激而怒之則搏今以其泛濫無畔際也堤而障之曰吾以止水也激而不已奔怒四出臣見決堤破岸傷物轉甚耳惡乎止大哉太上皇帝之言也其殆知消息盈虛者乎夫漸而察之則不遽擇其已甚而去之則不苛薄其法以待其改則不怨使元祐大臣家存斯言則士君子之紛紛竄逐奚至如紹聖之甚哉縱使有之必不至空天下君子黨而籍之更歷再世以至於危亂而不悟也雖然天下之更相是非豈有既哉太上皇帝之言臣願聖子神孫萬世寶之

詔諸路帥臣監司於本路武臣大使臣已上及見任

寄居歷任有勞効之人每歲各舉二員以備量才任使

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言被旨措置鎮江府沙田欲選官打量隨地肥瘠輕立租課就令佃人耕種所有已前收過租利不少依條合盡行追納入官詔人戸冒佃積年收過租課時免追納其田疾速拘收措置　甲辰

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間老病之人難以使之在職蓋移易不過有迎送之擾而廢弛則貽患於一路一州利害孰為輕重今後有如此等可與宮觀

理作自陳

壬寅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午罷廣南十州歲科黄河紅藤錢二千九百餘緡　是日雷　甲申上諭大臣曰比既詔監司刺舉守令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為立法乃詔監司貪墮不法臺諫自當彈奏其治狀顯著之人令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三省考察取旨　丙戌太府寺丞鄭知剛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知剛入辭上以其老病増劇諭大臣曰監司

非養痾之地可改授一差遣遂以為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　庚寅上謂輔臣曰聞閩中民戶輸納苗米每斛為錢八千有諸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近歲有之上曰閩中米斛幾何誠之曰三千上曰使此錢悉以助國猶恐有傷於民況資州縣妄費乎其令以實直取之

二月丙申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為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因奏事上曰卿文人讀書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　乙巳尚書工部侍郎王綸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欲率百僚稱賀御筆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翌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上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霶霈此乃可喜也 甲子福州童子莊大成十歲能誦經史書上謂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童子以誦書推恩者多矣未聞有登科名顯者何也詔免解罷之 丙寅雷 丁卯玉牒所上三祖下仙

源積慶圖　祕書少監曾幾等上神宗寶訓一百卷

丙子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宰執侍從薦引人才須先赴都堂審察乃令上殿上曰天下人才若非宰執侍從薦引朕亦何緣盡識俟名到並令引對不須審察但臨時除授足矣近來士大夫以内任為榮以朕觀之正當以民事為重或監司郡守有闕可擇行在官更迭補外其外官有奉法循理實惠及民者亦須名擢庶幾内重外輕之弊可以漸革乃詔今後侍從以上薦

引人才並須文行相副治績昭著務得實才以詳延之意　戊寅詔曰朕式稽古訓爲官擇人均治内外可令後侍從有闕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在内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内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　甲申内藏庫言湖婺

州所起綾羅率紕薄不堪三省擬欲退換上曰此皆民所輸納若却回其物未必及民必致重擾朕不欲如此第令薄懲兩州受納官可矣　夏四月丙申詔文臣中大夫至朝奉郎武臣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陳乞致仕亡殁在出敕前而不曾犯入已贓及私罪徒者許蔭補即亾殁在致仕後或已致仕而未亾殁之人但不犯入已贓即許蔭補用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請也自是犯私罪徒之人皆得以遺恩任子矣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

趙不濫奏南劒州禁軍作鬧上曰治軍與治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闊略雖小而不可貸者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當精擇守臣使任其責　五月癸亥嚴州遂安民江大明等作亂犯衢州官軍獲之是日以聞上曰既已獲賊賞宜速行若稍緩即失信於人無以示勸既又奏賞事上曰土豪賞太輕宜加一等朕於賞典必務從厚不然無以勸功又不可濫若厚賞而復濫尤非勸功之道也　庚午權戶部侍

郎徐林奏版漕調度闕乏上謂大臣曰祖宗以來所用亦廣未聞不足今朝廷無他浮費於經費中又務從約而有司每告乏何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藏之於民猶外府也為今之計但當裁節不可取之於民

甲戌宗正少卿楊倓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若可行不至今日矣　丁丑起居舍人洪遵請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燕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邇英

記注為名從之自是年秋講始　是月金主亮謀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為南侵之舋　六月壬辰入内修武郎蔣堯輔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城堯輔為永祐陵都監以不法屬吏當死上因謂輔臣曰朕待内侍加嚴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以嚴御之者乃所以愛而全之也　癸巳禮部言目今諸州保明到童子乞試者欲依祖宗典故並送國子監試驗訖如合格者送中書宰執聚廳舍人挑試又合格者取旨推恩從

之　是日流星晝隕　丙申詔以盛暑遣翰林醫官四員遍詣臨安府城内外診視居民合用藥於和劑局應副俟秋涼罷　是日嘉陵江水溢入興州城壞棧道利州大安軍皆被水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配非是上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卿等可諭刑部常令遵守成憲

史臣曰言刑以不殺為仁言法以撫摩苟安為得策世言俗士信哉南劒言兵變上曰此但可行法福州

請寬海盜死上曰此姑息耳不惟是也以招安為非弭盜之法以首身為非御軍之法明乎哉聖人之慮也

秋七月辛未右正言何溥言近朝廷擇取教授通判之闕于部以為堂除臣獨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長於為邑者而置之無用之地使百里之民不見由求卓魯之政甚可嘆也望用建隆天聖故事擇大縣闕為堂除上謂沈該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治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

人卿等為朕擇監司郡守足矣既而吏部請依故事遇堂除知縣下本部取闕供給視諸州簽判餘如溥所請從之 戊寅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寶不惟銷毀作器用而南過海北度淮所失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置屬官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上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用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

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　己卯上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斤收其算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鑻之類則官鬻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得銅二百萬斤　庚辰上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三首示輔臣　甲申給事中賀允中權吏部尚書允中在黄門多所駮正嘗因對論君

子小人之異允中言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悦君故第爲詭異此不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允中又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上曰誰爲此言允中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　尚書司封員外郎黄中守國子司業　乙酉詔諸路没官田並令出賣　知復州何榘言湖北路所賣茶引歲有常額其間户口繁庶去處年額不多是致小商私販以規利兼有人煙户口未及前時

而引數頗多科及保正甚者不問貧富以丁口一例科抑詔提舉司參酌人戶多寡通融措置毋得科數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己丑詔諸路風水災傷州縣並令提舉官檢放苗税而賑貸其不給者用監察御史任古請也　戊戌尚書右僕射提舉實録院湯思退等上徽宗實録一百五十卷實録自八年秋開院至是踰二十年乃成舊秦檜所進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至是再加增潤然猶多疎略

云上御垂拱殿進呈訖奉安於天章閣又以小本進入
禁中　壬寅尚書省勘會張浚已服闋詔落職提舉江
州興國宮依舊永州居住　甲寅夜地震　九月己巳
初環周以大理寺丞面對論太湖地低杭秀蘇湖四州
民田多為水浸請復導諸浦分注諸江詔兩浙漕臣按
視至是轉運副使趙子潚等言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
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餘萬石乃詔監察御史任古
提點刑獄徐康覆視遂出御前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

米如其數用正月庚申興工　戊寅領御前都指揮使
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
駕放從之　庚辰中書舍人王剛中充四川安撫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藉藉
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達聖聽否上曰朕待之甚
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夷狄難測也彼身殺其兄
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願陛下預為之圖又言成都
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

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夷狄之強弱盡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時太常博士杜莘老因轉對亦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　癸未三省言平江紹興府

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户積欠恐侵歲計乞令户部開具
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内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内庫所
積正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
耶　甲申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每
先朝書歷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而記注官未嘗
有奏事者皆云近例如此且聯名一歷不應别為二體
望許依講讀官奏事遵又言自紹興九年至今起居注
未修者殆十五年乞令兩制除見修按月進入外餘未

畢者每月帶修兩月皆從之　乙酉權戶部侍郎趙令詪言州縣義倉米積久陳腐欲行出糶及水旱災傷檢放不及七分去處亦許賑濟上曰義倉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何至侵損土田自有高下必俟通及七分則當賑濟處絶少矣飢民何由得食卿等可别行措置　冬十月戊子虞允文為秘書丞允文知渠州地磽民貧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沈該薦其才名對允文獻言謂君道有三

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韙之又論州縣科需尋詔監司約束　初上作損齋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坐之所且為之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羣臣庚寅上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靜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

賜卿等

史臣曰在易之損六五君位也其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履尊以損則益之者衆所以元吉也然則自損之道祇其所以為益歟

十一月丁巳朔出内庫錢三萬九千餘緡付户部代平江府常湖州水災下户積欠租税　辛酉詔大禮金銀錢帛並減半供進翌日沈該等言近蒙聖恩捐内庫錢代三郡積欠以寬民力今所進又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

毫濫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該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　己卯冬日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故事每遇大禮則命近臣看詳編置罪人所犯或放或徙秦檜用事士大夫貶責者雖屢赦不移至是用何溥言壬午命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刑部侍郎楊揆僉舉因是遂為永制　十二月辛丑上謂大臣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恐公然容庇姦贓之吏無

所忌憚壬寅詔自今量其輕重必行責罰不許待罪

是歲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真先生御製贊賜之　上召對蜀人皇甫坦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復問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屏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歎曰真人也為書清虛二字以名其庵且繪其象於禁中焉

已卯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庚辰左正言何溥請禁諸州科責倉鹽上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闕至

於科責則為大害朕頃在京東目擊此事州縣抑民均買謂之計口食鹽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止之

史臣曰權弊法也而又計口抑配以虐取之民將何堪此後世一切之政徒謂其食用所須官有必鬻之令莫我違者敢為不恤以欺吾君也民知其不吾恤亦輕於為盜此固聖君之所動心也其後福建鹽綱有歲鬻名額以率價於民者亟命革之君之仁至矣

二月丁亥初諸州鑄錢監自紹興以來或省或并其存者所鑄亦希故兵匠有闕不補視舊數損十之三精其衣糧號三分闕額錢饒池江建嚴韶信衡南雄南安

諸郡皆有之提點坑冶司之未廢也朝廷三次降銅本錢凡三十六萬緡至是權户部侍郎提領鑄錢趙含言諸州三分闕額錢已積下六載今欲撥付諸監充銅本從之是後不復降本第收諸州所椿以資鼓鑄之用

辛卯詔信州上清正一宫道士張守真特封正應先生守真道陵三十二世孫也　丁酉詔蠲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　戊戌雪又雨雹　壬寅上諭大臣曰近户部會賣田數數頗多須椿管近時士大

夫持論多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見公家稍寬遽欲免民常賦不知緩急闕用取之甚難非時而科是謂橫斂苟徒知施惠之虛名而不恤橫斂之實害豈愛民之道也　己酉上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群聚而掠人於道者凡災傷處悉令賑濟蠲欠已及二十七年不知州縣奉行如何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用魏證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當斬之以

為奸佞之戒　祕書省校書郎汪徹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名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自孫道夫使還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將來釁於我士之有識者默為此慮而未敢顯言為備徹因轉對首有是請上從之　三月丙辰朔詔今後四川類試用

九月十五日鎖院　癸亥夜雷聲初作　丙子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宰執奏擬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民不為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具材畧所長及曾立功效聞奏　大理評事趙善養言古者制民之產皆有定法

比年以來為害甚者無如差役今官户田多差役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小貧下之民州縣捎不加恤求其安裕樂業不可望也望命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勢無厭之欲户部奏品官之家所置民産依條格合得頃畒已過數者乞免追改將格外之數衮同編户募民差役詔給舍同户部措置其後給事中周麟之等請品官子孫名田減父祖之半其詭名寄産皆併之滿三月不陳許人告以其田之半歸官餘給告者其募人充役

並募本縣土著有行止人充從之　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黄中賀金主生辰還時金主亮再修汴京以圖南牧沈介為賀正旦使先還不敢言中歸為上言彼國治汴京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為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上聞矍然曰但恐為離宫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此不止為離宫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月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

公安得為此也居數日復往白請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遵亦請密為邊備該等不聽　己亥鎮江府火　辛丑詔修臨安府至鎮江運河堰閘　壬寅國子司業黄中守祕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言敵有南牧意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為圖以獻熙載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

酒周綰未及言中指其圖謂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而歎曰惜不使通老爲諫諍官也　辛亥宰執進呈祕書省正字王端朝請選縣令先是累詔監司帥守舉按縣令功罪雖間有發摘而未聞特薦一二人者蓋務專行法而無旌賞使人歆艷恐非勸功之道乃詔縣令有政績者委諸司同薦不次陞擢以風厲之　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儲畜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支内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

積豈以自奉蓄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户部計每歳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　辛酉詔官員豪富之家計囑諸軍部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利息於請受内尅還有害軍政令内外諸帥幾察禁止其有債負日下除放即理索及還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　己巳宰相汎該湯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績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

能當竊見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見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辨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曰苛酷謂用刑黷苛殘虐踰法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貪縱謂饕餮無厭任情不法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

庚午詔武舉人依府監年數與免解　六月甲申朔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為大金奉表稱謝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時士大夫數言敵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為然奏遣大臣往探敵意且尋盟焉　乙酉詔減荆南府路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通判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趂也　丁亥權尚書禮部侍郎孫道夫罷知綿州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

己亥提學江州太平興國宫張九成卒年六十八九成既以病風廢且喪明前五日兩疾頓除其親舊皆喜至

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類苑至章聖東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　癸巳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陞都統制楊存中為上言顯忠才氣豈宜處之褊裨故有是命　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知泉州尋與宫觀奪職　丁酉詔累禁不得以包苴交結而邇來尚或有之在州縣則科取於民在軍旅則掊尅卒伍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

以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於法仍令臺諫糾彈在外令監司按劾　己亥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　丁未中書舍人兼樞密都承旨洪遵每邊防民隱必為上言之北兵索郭小的劉孝恭等二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刑敝命遵料簡遵區別良窳衆謂熟於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益嚮意用之　己酉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沈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庚戌詔該致仕以言
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六月癸丑
朔太尉知荆南府劉錡請益戍甲寅詔馬軍司選兵千
人騎二百戍之　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
蝗蟲爲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
復飛過淮北皆已靜盡癸未上謂大臣曰此事甚異可
以爲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陳康伯曰皆由聖德所感
鄰境聞之當自懾伏上曰然使其聞之必不敢妄作矣

史臣曰古者以災異多興國謂其成於畏也成於畏則君德彰矣朝桑所以彰太戊也鼎雉所以彰高宗也熒惑所以彰景公也成矣今夫蝗之來不可祝而去煌之生惟苗是食其去而不食果何以致之也德聞於天天且眷之矣虜安得而不服臣以謂非誠於畏者不能也

乙酉詔自今功臣子孫敘遷當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庶幾恩義兩得永為定法給事中楊椿封還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奈清議何上面諭椿朕欲以虛名獎用勲臣子孫椿曰名器不可假人恐倖門一開援例者衆　丁亥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參知政事

癸巳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敘
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竊計内外
將家子孫亾慮二千人若以敘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
之班皆可坐致恭惟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
南征西伐諸大功臣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曹彬之
子琮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
節度使初不聞遽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
間清據散閒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

收還前詔從之　戊戌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知雙流縣李燾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札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名用之燾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辦公事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文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

通鑑長編葢始於此　庚子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積為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積復置闕上諭宰執曰泉司利害大槩有四坑戶銅本人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諭積講究利害令鼓鑄復額以稱朕意　乙巳右僕射湯思退等乞以上親書近降戒驕惰禁賂遺三詔立石於尚書省以墨本頒於中外從之思退因贊雲章奎畫超冠古今上曰朕自少時留心翰墨至今不倦然迄不能臻其妙在唐惟太宗好二王書一時翕然相尚歐虞褚

辭皆有可觀朕有舊藏文皇數帖其間有好謙自牧上畏天下畏羣臣等語不惟字畫可喜其用心實後世所矜式也　八月丁巳執政以皇后生日用例從激賞庫進銀三萬兩充禮物詔今自除皇太后生辰内教犒賞將士外朕生日皇后生日冬年寒食節並減半餘並免宰執奏仰見陛下約己便民恭儉之德度越前代遠甚上曰前後所進尚有餘若留之不過椿管以備不時之須耳　庚申詔四川等處見在行在進士歸鄉赴試可

特令就兩浙轉運司附試一次其後試者七百五十人詔令發解十五人　甲子詔兩浙東路提刑徐度兩浙西路提刑呂廣問左迪功郎朱熹並名赴行在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皆用輔臣薦也熹松子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九月壬午詔委官詳定閩浙廣三路舶司條法用御史臺主簿張闡請也舊番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即貴細者十取其一闡前提舉兩浙市舶還朝為上言三舶司歲抽入和買約可得三百萬緡上謂輔臣曰此皆在常賦之外未知戸部如何收支可取見實數以聞

殿中侍御史汪徹言知英州吳名世所為貪酷詔放罷令提刑司取勘其後法寺言名世贓罪絞詔貸死除名藤州編管仍籍沒家財　是夜雷　乙酉奉使大金

稱謝使王綸副使曹勛等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相湯思退等皆再拜賀上曰蓋前此中外紛紜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拏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言蓋妄也　甲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

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盡心若婾婀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於慈寧宮辛丑百官班慈寧殿宣遺誥時百官入臨皆吉服吏部員外郎虞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召百官易服甲辰有司以辰日罷朝夕哭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黄中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况臣子於君母乎　冬十月

癸丑皇太后殿攢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黄中復曰唐制啓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朝廷用之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辛未兩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因奏事言梓宫進發河道無淺涸之患上因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米十萬碩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久遠也　癸酉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言

密院大事每與三省同議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太
祖太宗曽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
二大者必有深意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
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
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　十一月甲申日南至
命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輔臣
皆奉冊寶不克齋故也　十二月甲寅諜報北界揭榜
禁姦傳起兵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

勞役民不聊生豈是久長之道朝廷但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　庚申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僞齊齊廢復為敵用累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正旦侍衛親軍馬耶律翼副之接伴使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俁迓之於淮岸口安節等發舟至中流互問聖躬已宜生遣人謂安節此持賀禮而來迓使安得服黑帶安國答曰太后上仙未遠若純吉

服恐成失禮北人曰既以日易月豈得至今未除安節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遺誥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尚衣素服朝廷百官皆是黑帶北人曰頃者哀謝使之來朝廷以宋國有喪尚令止樂今宜生等持賀禮而行迓使當以吉禮相待安節曰往者哀謝使雖在制中不敢易服尊上國也今在境内自當如禮久之宜生遣人來云請使副自便安節疑其語不誠即名其引接宋國趙選諭之云此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專日已向暮幸速赴

宴有頃宜生等答曰且從所諭相距踰兩時乃至岸
丙寅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試吏部尚書初上知普
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
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以方今大計所在燾曰儲貳者
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上
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燾頓
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燾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
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

奬再三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　丙子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時吏部尚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歛燾頗漏敵情燾密奏之且言宜為之備上深然其說亮又隱畫工於中即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繪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蓋亮所賦也

宋史全文卷二十二下